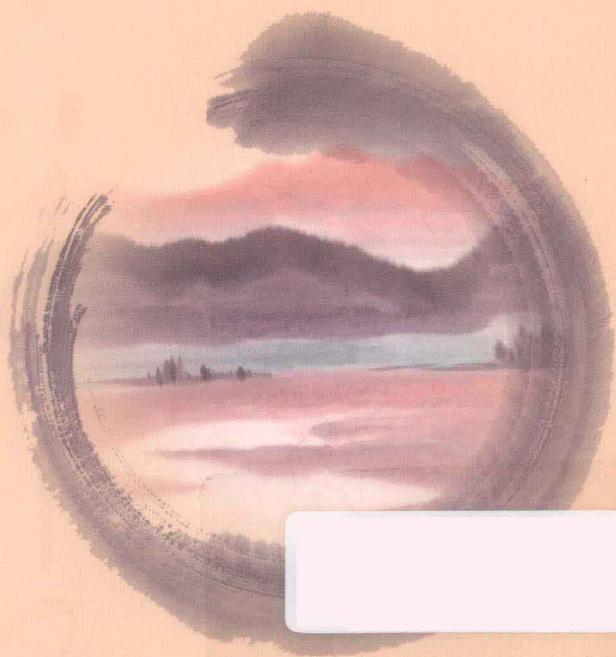


大地文学

卷十九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 编

江山如此多娇	李约汉
——毛泽东与新中国地质事业	王善余
根系	夏晨
老钻的女人们	贾志红
杰杰纳的故事	何尤之等
新会员版图	胡红栓
《地球语汇》(节选)	



海洋出版社

大地文学

(卷十九)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3年12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文学. 第19卷 /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27-8762-2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146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刷: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深度纪实

-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与新中国地质事业……………李约汉(1)

小说麦田

- 根系……………王善余(17)
老钻的女人们……………夏 晨(34)
守井人……………王明新(59)
住院……………张 愚(63)

随笔天下

- 杰杰纳的故事……………贾志红(68)
父亲的农具……………张世勤(73)
我和母亲有个约定……………李 林(76)
村庄上空的云朵……………鸽 子(80)
土豆……………张柯平(83)

新会员版图

- 沁园春(小说)……………何尤之(85)
航向——地球(小说)……………曹悦妮(95)
晕河(散文)……………高 梁(100)
听着伊河水声老去(散文)……………周苏荣(106)
岁月悠悠(散文)……………房崇新(109)
满山红杜鹃(散文)……………茵茵草(113)
西水山歌唱醉人(散文)……………谢开军(116)
身边风景(散文)……………何 静(122)
大漠女儿(报告文学)……………孙国瑞(123)
李建国的诗……………李建国(128)

马振国歌词 5 首·····	马振国(129)
张人人诗词 14 首 ·····	张人人(130)

诗行大地

《地球语汇》(节选)·····	胡红拴(132)
地球奥秘的诗意呈现	
——《地球语汇》序 ·····	陈国栋(135)
地球地学殿堂里的诗碑	
——《地球语汇》序 ·····	常 江(137)
我只想做一个写诗的农民·····	蒋 明(140)
鸟在风中·····	胡卫民(143)
诗博会·····	(146)
拴马桩(外一首) 毕 亮 / 长城断想 姜 了	
绵绵不绝的母亲胎盘 陶少亮 / 村子的黄昏 刘 炜	
一场雨水 谭清友 / 红叶,让人想起 向笔群	

评论言说

让大爱唤醒麻木的心灵	
——电影文学剧本《国土所长和一个女人》创作谈	
·····	孟广友 张昌全(149)
一曲铁骨柔肠的壮丽颂歌	
——评电影文学剧本《国土所长和一个女人》···	曹世忠(151)
国土资源的主旋律	
——《国土所长和一个女人》读后·····	刘光富(153)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与新中国地质事业

■李约汉

编者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位旷世伟人，在他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始终心系新中国地质事业，至死，仍有夙愿未竟。本卷《大地文学》特推出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与新中国地质事业》，以示缅怀。

1925年深秋，青年毛泽东独立长沙橘子洲头。身边，是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北去湘水；西望，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峰峦。忆往昔峥嵘岁月，看眼前大好河山，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禁不住高声咏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36年隆冬，陕北一场瑞雪后，毛泽东登上白雪皑皑的千米塬上，鸟瞰雪后的北国风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峻岭高原和顿失滔滔的冰封黄河，在丽日照耀下一派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想到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走过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深深感慨：“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是的，毛泽东是如此挚爱着华夏大地，他一生的喜与忧、欢与悲，无不紧系着祖国河山和它的众生。而对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所孕育出的宝藏，他更是抱以无限热望：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便为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写下了“开发矿业”的题词。直到晚年，他依然抱着巨大热情阅读着地质学家李四光专为他撰写的7本地学著作。

毛泽东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关怀，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为学地质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任湘殷殷题词“开发矿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刚刚在天安门广场响过，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便决定出访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苏联。他将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并就中苏两党两国所关心的问题以及签订两国之间有关条约、协定等广泛议题，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谈。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整，当毛泽东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火车站时，车站报时

大钟正在悠扬地震响。

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出访社会主义苏联的消息,一时间震动了全世界。

自然,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也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那时,公派赴苏的新中国留学生虽然只有先后分两批去的53人,但每个中国留学生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涌动着—个希冀:要是能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见到毛主席,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毛泽东似乎也有这个愿望。纵使出访繁忙、劳累,他还是决定了:在即将离开苏联的时候,也是中国农历虎年的最后一天——年三十守岁之夜,与新中国送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共度,一起迎接新一年的太阳。

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任湘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异常,这位留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1939年还是一个刚满12岁的孩子时,便到了延安,第二天就见到了毛泽东。这位革命烈士的子弟、中共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堂侄清楚地记得,3年前,党派他们去刚刚解放的东北做接收工作,离开延安前夕,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要谦虚谨慎:“你们出去就都是大官了。但要记住,工作时你们是领导,下班后就是普通老百姓,决不能搞特殊。”果真,20岁出头的任湘在东北先后成了有几千职工的哈尔滨亚麻厂和佳木斯纺织厂厂长。面对全新的工作,任湘迫切感到需要学习新知识,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蔡畅妈妈,蔡畅很支持他,陈云当着他的面说得更痛快:“给你个机会,做身西装去苏联吧!”那时候,刚刚解放的东北百废待举,多么需要有知识的一代新人啊!毛泽东对此更为重视,他亲自审阅了那一批赴苏留学生名单。这样,这位在延安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与李鹏、邹家华等21名革命烈士子女或高干子弟一道,成了西装革履的留苏学生。

“今天,又要见到主席了,他会问我们什么呢?我们怎样汇报在莫斯科的学习情况呢……”在去大使馆的路上,任湘不停地想。他知道,毛泽东对留学生是多么关怀备至。春天,蔡畅赴柏林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途经莫斯科时,就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主席说了,你们学不好就别回国。”而且,为了使留学生选择好国内建设急需的专业,蔡畅一个个找来留学生谈话。她对任湘是这么说的:“现在学电的有四五个,还有学机械等其他专业的,唯独没有学地质的。中国地大物博,学地质很重要,我们必须有地质人才,你学地质吧。知道么,毛主席非常关心留学生的专业学习情况,我是代表中央跟你们谈话的啊!”由此,已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基础课与俄语的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莫斯科的冬夜降临得早。当1950年虎年最后一个夜晚到来时,灯火辉煌的中国大使馆前厅中猛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泽东招着手,在随行人员陪同下,满面笑容地步入大厅。留学生与使馆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拥上前欢迎。旋即,毛泽东被拥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年轻人团团围住他,争先恐后地嘘寒问暖。

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留学生,毛泽东由衷高兴:“我都听说了,你们学习很用功,学习成绩也都很好么。我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留学生党支部书记李鹏、组织委员邹家华和宣传委员任湘将同学们的姓名和所学专业等情况——向主席作了介绍。

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还缺什么?还需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们送来么!”

“我们什么都不缺了……”“连过冬的衣服,大使馆都发给我们啦……”大家七嘴八舌抢着回答。当时,留学生们得到的许多衣物,都是毛泽东的专列从国内带来的。

这时，一位留学生拿着一本已经翻开的漂亮纪念册，羞怯地递到毛泽东面前：“毛主席，我想请您给题个词，留作纪念，行么？”

毛泽东欣然应允：“这个要求好办嘛。”他说着，从上衣兜里掏出自己的钢笔，接过那位同学的纪念册便刷刷地写起来。

一旦开了头，大家便都纷纷提出了同样请求。

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的任湘起初担心主席为这么多同学一一题词身体吃不消，想阻止大家。但后来看到毛泽东毫无倦意，看到同学们手捧题词后抑制不住的喜悦，也深受感染，可他没有带来笔记本，于是急中生智，从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撕下两页纸，递到毛泽东手上：“毛主席，请您也给我题几句吧。”

毛泽东问了任湘的专业后连连夸赞：“好啊，你是学地质的，咱们又是湖南老乡。”他抬起头看着任湘，“我们这方面人才太少了，我们国家资源太丰富了，你要学好啊。”毛泽东略作思忖后，便在那页 32 开印着浅浅绿格的纸上写下了如下题词：

开发矿业

毛泽东

手捧毛主席的亲笔题词，任湘禁不住怦然心动。毛泽东又说了些激励的话，他也顾不上听了。这纯蓝中泛着希望绿色的雄浑刚劲的墨迹，是为他——任湘，也是为新中国所有地质工作者的题词啊！是的，新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发展现代大工业，大工业的“粮食”又是采矿业，而采矿的前提则非地质找矿莫属啊！一句“开发矿业”，寄托着毛泽东对中国地质事业怎样的殷殷期许啊！

那天，毛泽东的题词根据留学生们所学专业而各不相同。任湘看了看主席为李鹏写的题词，也是四个大字：“光明在前”——李鹏是学电力的。

题词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自助餐。然后，他兴致勃勃参加了大使馆的迎新舞会。在苏联访问的两个多月里，这不是毛泽东参加的唯一舞会，却是他唯有的一次跳舞。譬如，在应邀去斯大林的别墅赴宴时，三四个苏联高级领导人当着斯大林的面都没能请动他走进舞池。而今天，毛泽东却迈动了 he 特有的稳健舞步，与留学生们一起跳起了热烈的华尔兹——因为，他对新中国青年和新中国未来，寄予无限希望：1957 年，当他为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又一次来到苏联时，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挥着手，对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热情洋溢地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新中国地质事业大转变、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毛泽东盛赞地质工作“面貌一新”

1953 年 7 月的一天傍晚，一台崭新的苏制汽车钻紧跟在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乘坐的塞满了各种地质图件的面包车后面，轰然开进了中南海。刘杰此行，并非因为中南海内有什么地质钻探工程，而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欲听取地质工作汇报。

刘杰采取携带如此众多“行头”的汇报形式，很符合毛泽东的胃口：他最喜欢听活生生的、言之有物的汇报。对那些按预先准备好的报告底稿照本宣科的领导人，毛泽东甚至曾经忍无可忍地发出过“我不要听，我不要听”的拒绝。

颐年堂里灯火通明,墙上挂上了带画轴的巨幅彩色中国地质图,铺着洁白台布的长桌上堆放着各种地质图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坐在桌旁,专注地听着刘杰的汇报。

此时,正值“一五”计划第一个年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求地质工作提供更多的矿产基地,而且这种要求是一种陡然的、跳跃式的增长:一大批项目要上马,但相当一部分建设项目所需的矿产资源家底不清楚,勘探、普查、测绘等工作量,每年必须10倍地增长,才能与“一五”项目的需求相适应!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人才仅有200多人,即使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地质大学生,也只有300来人。毫无疑问,地质勘查工作是当时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建设中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一年前,李富春副总理向中央建议,并在当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地质部的决议。9月3日,地质部成立大会在北京西单曲剧场举行。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厉兵秣马,首先建立起北京和东北两所地质学院;在极短的时间内调集和培训了1000余名技术和管理人员;统一了各大区及省的地质调查队伍;直接抓了白云鄂博、铜官山、大冶、白银厂、庞家堡和渭北等6个重点地质队伍,一时间,新进口的钻机在崇山峻岭间鸣响,勘探队的红旗迎着山谷的风飘扬……波澜壮阔的形势,确如陈云副总理在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所概括的:“大批地质工作人员到野外工作,大批训练地质人才,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了大的转变——由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状态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落后转向先进。”

是的,这也是中国地质事业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大转变、大发展,而且是划时代的。

刘杰的汇报使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走到地质图前,一边观看着图上新标出的矿产分布点,一边兴奋地对刘杰说:“汇报得很好么,有成绩,有朝气,发展得很快么,真让人高兴。你们开了个地质人员大会,很好。大转变、大发展情况很好。就是要这样搞么。还有,国民党遗产200多人,是本钱,很宝贵哟。”毛泽东又转过身,朝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李富春说:“你走了7个月,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回来,面貌一新啊!这证明,我们去年决定成立地质部是对的么。”

毛泽东喜欢听言之有物的生动汇报,也喜欢在听汇报时插话,他的插话常常就是对这项工作的指示、安排以及评价等。那天,当他回到长桌前落座时,刘杰正汇报地质工作流动分散特点的问题。毛泽东听罢略一仰头:“噢,你们要独立作战,更像军队么。你们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呀,具体分析,普查是战役,勘探是战术,区域调查是战略。现在搞的是战役、战术,过去搞了战略。是这样么?”

“是这样的,主席。”刘杰回答。他由衷钦佩毛泽东对几项野外地质工作的性质理解得如此透彻,比喻得如此恰当、准确。

“地质人员与当地群众关系如何啊?少数民族政策执行得怎么样呀?”毛泽东又问。

“应该说,绝大部分地质队员都与所在地老百姓能够和睦相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风俗习惯,他们都很尊重。”刘杰列举了几个实例后,又说,“由于群众欢迎地质队,他们还从山里拿来矿石或写信给地质部门,主动为我们报矿呐。”

“很好么,这很好么。”毛泽东连连点头,“群众报矿应该给邮费、给奖励呀!”毛泽东的指示得到了落实,一年以后,《地质部接受群众报矿暂行办法》颁布。

汇报,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对话。毛泽东提了许多地学知识问题,从地幔一直问到地核。转眼间已是深夜12点以后了,毛泽东仍毫无倦意。“听说,你把钻机也开进中南海来啦?”他问刘杰。

“是啊。我们想请主席看看新从苏联进口的汽车钻。”

“好啊，咱们就去看看那新式武器。”毛泽东招呼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到院内。

从树影中透出的灯光，正照着黄昏时就停到这里的庞然大物。

“这样的钻机，能把地球打穿么？”毛泽东啪啪地拍着钻机，朗笑着问刘杰，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存心要考考他。

“离打穿还早呢。”刘杰也笑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钻机，也只能打到五六千米深。”

“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毛泽东扭过头对站在他周围的中央领导人说，“前几天听电力部汇报时，我问电力部部长，电是怎么产生的，他就不能深入浅出地简单回答出来么。”

中南海清凉如水的夏夜里，回荡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爽朗笑声……

毛泽东心系中国石油资源远景，他形象地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么

1953年，年轻的共和国顺利度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00多项基础工业项目陆续开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宛如一个矗立在脚手架上的崭新国家！

就在这年年底的一天，成立不久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应召来到了中南海。

颐年堂里，缭绕着淡淡的香烟烟雾，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已等在那里。

新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而石油，这一工业的“血液”，正死死地掣肘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步履，成了经济建设中名副其实的“瓶颈”。

那么，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究竟如何呢？这一命题，不仅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地质界，此刻，更困扰着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最高决策层——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因为，“中国贫油”的迷雾，几十年来一直像幽灵般在华夏上空弥漫不散。

那是1915年，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质专家克拉普和菲尔勒率钻井队，在中国西北部打了7口探井，却一无所获，300万美元打了水漂后，灰头土脸地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做地质调查后，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中新生代缺乏海相沉积；古生界是不含油的类型；除西藏和西北某些地区外，各时代地层都遭受了强烈的褶皱、断裂以及火成岩的侵入。布莱克威尔德的结论是：“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开。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地质界一些学者的随声附和，使这层迷雾愈益加厚且挥之不去。

当李四光走进颐年堂时，中央领导们正在议论着石油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若没有，是不是要走人造石油的路？当然，谁心里都清楚，人造石油不仅提炼技术复杂，成本也高得惊人，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能走这条路的。

毛泽东忽然发现了李四光，立刻说：“还是请地质部长说说怎么办吧。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的，就像吃饭对人体那么重要，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么！”话说得虽幽默，但语调是沉重的。

“主席，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蕴藏量是相当丰富的！”李四光语出惊人，他加重语气强调了“相当”二字，“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这位世界闻名的地质学家早

年就批驳过“中国贫油”观点,他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写道:“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这旗帜鲜明、掷地有声的文字写于1928年。20多年过去了,随着他学术造诣和地质实践的不断深化,他更坚信自己的论点了。

今天,面对毛泽东、周恩来和众多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充满期望的目光,他索性从自己几十年来总结出的地质力学新理论出发,根据自己提出的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侃侃分析我国的地质条件,再一次展望了中国的巨大石油前景。

“主席,我们应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普查工作……”李四光越说越激动,脸上泛起了潮红。

“我赞成李四光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将指间夹着的烟蒂狠狠摁灭在烟灰缸中,“我就不信,以中国之大,找不到‘二由’!”然后又不无幽默地解释,“我这‘二由’,可不是《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和尤三姐,而是石油和金属铀啊。”

李四光的雄辩分析和毛泽东的幽默豪放深深感染了大家,举座欢欣鼓舞。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一次报告会上谈及此事时,说:“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环节,首先是勘探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不久,地质部、石油部和中科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轰轰烈烈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遂在全国展开。

“中国贫油论”的帽子,就要被新中国地质人甩到太平洋中去了。

毛泽东兴致盎然地先后两次观看铀矿石标本。他一挥手机 决策:我们一定要搞原子能事业

美国学者刘易斯在他的专著中惊叹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发展史。他说,当中国在1955年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搞原子武器重大决策之时,尚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铀资源。他对此既惊讶又钦佩。

情况确也如此。

1954年夏秋之交,一块黄褐色的铀矿石标本送到了北京西四的地质部机关大楼里——那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的同志从广西带回来的。

看到标本,当时在场的援华苏联专家库索西金激动得眼睛都瞪大了,他很想由自己来收藏这块矿石。可这当儿,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却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将喜讯直接报告了总理。消息即刻传到毛泽东那里。第二天早上刚一上班,刘杰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主席要你马上带着矿石来中南海汇报,马上!”

毛泽东是在自己家中客厅里接见刘杰的。应邀来看铀矿石标本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那天,刘杰将矿石一放到桌上,便手握飞利浦小型探测仪在桌面上空晃动起来,仪器旋即发出了“咯咯咯咯”的响声。

“这东西是专门用来探测铀矿的,只有碰到放射性元素,它才响呢。”刘杰边操作边说。

几位中央领导人大感兴趣。

“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看。”毛泽东既新奇又兴奋。他接过刘杰手上的探测仪,先在屋

中各处探测一番,仪器寂然无声。既而,他将仪器放到矿石上绕来绕去,于是,客厅里便又一次响起了轻快的“咯咯”声和众人的惊叹声。

后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铀矿石在广西发现的经过等情况,高兴地对在座的人说:“我们的矿产还有很多没被发现么,我们很有希望!中国这么大,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他一挥手,“我们一定要搞原子能事业,一定!”

临别时,毛泽东紧紧握着刘杰的手:“刘杰,好好干呐!”

一句话,说得刘杰心中滚烫滚烫。从此,这位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革命,又在中国核工业领域奋斗了几十年,并担起了中国核工业部(原二机部)部长重任。

许多年后,刘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激动之余又心存遗憾:“当时,我也不大懂核放射和核污染问题,不但自己用手去触摸矿石,还把它放到了主席办公桌上。要是当时不让矿石直接接触桌面,就好了……”

一块铀矿石,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并由此触发出中央一项重大决策——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列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最高层会议,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邀请两位大科学家:“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等有关问题,请你们二人来上一课……”

铀,这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从1789年被发现之后,150年间“养在深闺人未识”——没有人知道它的价值何在。可是到了1938年12月,从德国柏林的威廉研究所中突然传出惊人的消息:用慢中子轰击铀,铀核即分裂成大小相近的两半,裂变产生出巨大能量,从理论上计算,1公斤铀235全部裂变,将释放出 8×10^{13} 焦耳的能量,即相当于2600吨石油完全燃烧时放出的能量或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时的威力……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时,美、德等大国就竞相争分夺秒地研制起原子弹来……

科学家的话语使中央领导们对铀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惊奇,他们顿时围住了李四光带来的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中传看。

钱三强开启了自己制作的微型探测计数器,放到标本近旁,于是,会场里响起了清脆的“咯咯咯咯”声。

当笔者数年前就此事采访李四光的女儿、物理学家李林时,曾问他:“有文章写道,当时钱三强和毛泽东曾将矿石放到上衣兜里,然后走过探测仪使其发出响声,可能出现此事么?”

“这大概是杜撰了。”李林笑了,“一般人或许有可能这么做。可有两位科学家在场,这么做就显得不可思议了。事实上,我父亲后来对我讲起这段经历时,说他当时还特意提醒各位领导人回去后要好好洗手,以防射线照射和污染。当然,一块标本,只是含有很微量的铀元素,也是没有多少辐射剂量的。”

那天晚上,毛泽东特邀两位科学家共进晚餐,他举杯祝酒:“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干杯!”

5天后,即1955年1月20日,中苏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合营勘探放射性元素的议定书。

毛泽东曾经预言:“中国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1964年秋天,中国大西北的戈壁滩上突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白红色蘑菇云翻卷着,冉冉而起,直冲云天……

从采集第一块金属铀矿石标本,到蘑菇云腾空而起,刚好是 10 年。

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地质部汇报。对地质工作必须先行问题,他说,要提前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

1956 年 2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同时认为这对于我们党内破除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迷信,努力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该如何走呢?毛泽东不断思索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这年三四月间,他先后找来 34 个经济部门的同志汇报,并讨论有关问题,地质部即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找来的是地质部的副部长何长工。

何长工,这位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从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起就一直追随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连他的名字也是毛泽东改的。那是“马日事变”后,湖南许克祥将他与另外几位革命者列为“大暴徒”,悬赏捉拿。为了隐蔽身份,毛泽东对他说:“你在长辛店铁路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何长工的原名叫何坤。

那天,何长工的汇报主要是两部分:地质部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地质工作远景规划和基本措施。

毛泽东对汇报很满意:“长工,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情况是全面的,基本措施有了,也比较明确而现实。资源基本上有了保证。”然后,他就地质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先行地位强调道:“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所以,各方面要支持它,监督它。”

作为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当然深谙毛泽东所谓“一马挡路”意味着什么——我国 90% 以上的一次性能源、80% 的工业原料和 30% 工农业与民用水,都来自矿产资源,如果地质工作不能先行,我国的工业化必将面临“万马齐喑”的局面。

“主席,我们力争开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何长工说道,他很有信心。

“这就好么。看你们的文件,很有希望的样子么。”毛泽东扬了扬手中拿着的地质部汇报提纲。

何长工继续汇报:“按我们的规划,1957 年年底,提供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资源。1962 年年底,按地区、分期提供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矿产资源。”

“不过,我贸叫一声:是保守。”毛泽东虽然提高了说话的声调,但语言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是“贸然”而非“深思熟虑”说出的。他说:“你得提前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么。据我所知,一种主张得提前干 15 年;另一种主张可干 10 年、15 年,也可干 20 年的事。”

“主席,我们将尽量提前。”何长工这么说完,又转了一个话题,“现在水利、电力、建工等部都要求建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机构呢。”稍停后他又试探地问,“您的意见如何呢?”

“我同意。”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干脆,“地质部要帮助一下么。”

毛泽东还就石油、铁的地质勘查工作以及矿山保护与综合利用等许多问题,与何长工广泛讨论,特别是对我国石油资源情况极为关切,希望地质和石油两个部门都要为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努力。

毛泽东对地质工作的指示,虽是具体业务部署、其意义却极其深远。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学领略到他在如何避免重犯苏联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而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所作的深深思考,那就是:如何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各部委的汇报,直接催生了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他在这篇杰作中说得十分明白:“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可惜,这种探索后来不断被反复出现的“左”倾指导思想所冲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才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毛泽东一连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听汇报,听到深夜才上床休息。后来,毛泽东戏称自己这段紧张的工作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1958年的毛泽东,胸中充满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情

1958年3月间,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

在余牛坝的四川省委招待所,有一天,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走进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他说:“山西同北京商量过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处引200个流量的黄河水,其中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北京的官厅水库,另100个流量注入山西的汾河。水文地质人员经过勘探,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这个雄心壮志不错么。”毛泽东深表肯定,“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么。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说起来,你们的设想,也算不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了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的《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地质学家提建议说,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最后东注于海。”

事后,细心的陶鲁笏查了《汉书》,果有如下记载:“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陶鲁笏暗自叹服毛泽东的博闻强记和渊深的历史知识。

那天,在场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谈起官厅水库水源问题没有解决,而北京市又发展很快,这样势必使北京缺水问题愈益严重,只有引黄河水,才是最可靠的水源。

“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点么。”毛泽东很有想象力地说,“可以设想,引黄河之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让轮船可以开到北京。也可以设想,用黄河的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他手握红蓝铅笔空中画来画去,似乎眼前正挂着一幅中国地质图,他就在这幅地质图上寻找着黄

河、桑干河与汾河,寻找着戈壁沙漠。1958年初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诗一般的激情。

“这,才叫雄心壮志!”毛泽东豪迈地说。

陶鲁笱也被毛泽东的激情深深感染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太原市的生产生活用水,而且有灌溉之利。”

毛泽东点头称许,旋即又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么?”

“不知道。”陶鲁笱如实回答。陶鲁笱解放前在河北省以教员的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而且写过抒情诗在报纸上发表,解放后不久,刚刚30多岁就当上了新中国的省委书记,在当时众多省委书记中,称得上年轻有为的“才子”了。但在毛泽东面前,他不敢造次。

因为毛泽东知识太渊博,以致无论谁在他面前都常常显得孤陋寡闻,不管你在那个省待多久,似乎也不如他对那个地方了解得多。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乘船到那里,正好传来军队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一高兴,就给那地方起名为‘闻喜’。闻听胜利喜报之意么。”毛泽东讲完这个典故,又分析道,“由此可见,当时的汾河,水量很大,可以行船。可现在汾河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煤炭蕴藏量大,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么。黄河流经山西1000多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入汾,理所当然么!”

毛泽东的谈话给山西、北京和内蒙古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以极大鼓舞。当年7月与10月,北京、山西相继派出勘探队到晋北偏关县的万家寨地区开展水库工程地质工作,引黄济京和引黄入晋工程紧锣密鼓开始了。嗣后,由于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工程被迫下马。

1993年,工程建设难度堪称世界之最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重新上马。公路已经开通,库区移民已经搬迁,水库大坝主体工程破土在即,工地上,又是一派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忙景象,

又是10年过去了。万家寨“高峡出平湖”——山西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资数十亿元的“引黄入晋”一期工程竣工了。水库6台机组开始发电。滚滚黄河水,从内蒙古出发,经过中国当今5座最大的水泵站逐级提升,扬程高达636米,在吕梁山穿越比英吉利海峡隧洞还要长许多的隧道,一路欢唱452公里后,终于在2003年10月流到了太原市。

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在40多年后变为现实。

内心充满“工业化情结”的毛泽东,站在大冶铁矿的两山之间,微笑着托起一块铁矿石,就好像托起了整个中国的矿产资源……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并深深感受了旧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惨状和屈辱,于是,同当时无数志士仁人一样,建设强大的工业化中国的夙愿,牢牢植根心底。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因此,共和国“一五”行将结束时,毛泽东就开始号召提高钢铁产量,无论在党的会议上还是在各地视察途中,走到哪里,他都呼唤“钢铁元帅要升帐”!而铁矿石——工业粮食中的粮食,自然在毛泽东的工业化理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湖北省东部的大冶铁矿,就是一个盛产工业粮食中粮食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

中国重要的铁资源生产基地。这个有着 1700 多年开采历史的矿山,从三国时代的孙策筑炉,宋朝的岳飞锻剑,清末张之洞的洋务建厂,直到成为新中国十大铁矿基地之一,一路走来,已成为“亚洲第一采坑”。

1958 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毛泽东来到了这个见证中国千年矿冶文明史的“亚洲第一采坑”视察。陪同视察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等。

专车在大冶东露天采场 180 米处的水平掌子面停下来。

当毛泽东身穿洁白的衬衫跨出车门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长达两公里、宽近一公里的巨大露天采矿场。如此壮阔景象,让他心潮起伏,又一次勾起了他迅速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现状的决心。

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面貌的决心,同他担心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重演的忧虑,始终连在一起。就在两年前的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曾情绪激动地讲过一番话。他说,对新中国来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现在,毛泽东举目环视采场,看到远处的尖山和狮子山间,有大型矿山机械在工作,就伸出手指点着两山,问站在身边的大冶铁矿矿长陈明江:“这两个山头在搞什么呐?”

“正在进行剥离工程。”陈明回答。

“哦。”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那么,矿石在哪里呢?”

“压在下面。”陈明说。

“有多少矿石?”

“一亿零三百万吨。”

毛泽东笑了,他对陈明江风趣地说:“就这么多啊,不能再多一点么?”

“工业储量报告上是这么写的。”陈明江解释着,也笑了。他指着一片露头矿告诉毛泽东:“那里面的矿石,有 200 多米厚呢!”

“哪是矿石?”毛泽东又问。

陈明江说:“前面就是的,那里一炮放了 40 多吨炸药。”

这时,王任重捡起一块矿石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掂着矿石,问:“品位是多少?”张平化说:“60%左右。”这是一块高品位矿石。毛泽东又仔细观察了手中这块赭红色的铁矿石许久,继而,抬起头看着前方巨大的采场,脸上又一次露出笑容,那样欣慰和灿烂。

随行的记者,立刻用相机捕捉并定格了这个永久的瞬间——秋日艳阳下,毛泽东站在大冶东露天采场的两山之间,微笑着托起一块铁矿石,就好像托起了整个中国的矿产资源……

毛泽东很高兴地把矿石又给了张治中,向他介绍矿石的含铁量,并告诉他何为富矿,何为贫矿。然后,转向矿长发问道:“矿石里还含有什么东西么?”

“还有铜等 5 种矿物。”陈明江说。

“光要铁,其他的不要了?”毛泽东追问。

“不,其他矿物,我们也准备选。”陈明江说。

毛泽东主席听后,似乎松了一口气,忽然又问:“这里有没有铜草花啊?”

采矿车间主任张松益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毛泽东这样内行,他一边连连说着“有”,一边兴奋地向不远处跑去。那里,一丛丛绿色铜草间,花儿开得正艳。王任重迎上去接过车间主任摘来的铜草花,转交给毛泽东。

这是一枝深绿阔叶簇拥着的紫红色花,纤纤红颈上,顶着无数紫红色穗状小花朵,像夜空中的闪烁繁星。铜草花是铜矿的信使,是地质工作者的找矿标志物,民谚有云“铜草多,铜铁窠”,毛泽东深谙其间的道理。他一边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铜草花,一边对众人说:“有铜草花,说明矿石里有铜。开一个矿等于开几个矿,综合利用,好。”

1958年,这是一个“以钢为纲”的年代,是全民“超英赶美”的狂热年代。这一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整个中国都在大炼钢铁,6亿中国人都好像在驾着“十五年超过英国”的战车狂奔。

欲速则不达的“大跃进”狂飙过后,许多年中,共和国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忽而山重水复,忽而柳暗花明,忽而曲径通幽,忽而大道通衢。今天,我们的GDP虽然早已超过了英国,但是,我们仍然在追赶美国。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们两家都有很大功劳么!不久又称赞道,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1964年,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国国民经济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这年元旦,中南海举办现代豫剧《朝阳沟》演出,毛泽东想到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立刻叮嘱工作人员请他来一同观看。

李四光是元旦下午接到主席办公室邀请电话的。他激动得都忘记了向家人打个招呼,晚上7点钟刚过,就早早地来到了怀仁堂。

怀仁堂休息厅中的灯光,辉煌而又柔和。李四光就坐在那里,等着毛泽东到来。

过了片刻,果然毛泽东也提前到了。毛泽东大步走过来,同李四光热情地握手并相互问候,而两人的话题,自然又是石油。

松辽盆地大庆、扶余油田的开发,已使中国的石油基本实现了自给。这个,毛泽东已了然于胸。他关心的,是地质部和石油部的地质队伍正在华北盆地开展的大规模勘探。

李四光告诉他:“主席,在华北,我们新的大油田诞生,已胜利在望。”

“好啊,好啊!”毛泽东满意地连连拍着李四光的肩膀,说,“你们两家都有很大功劳么!”他所说的“两家”,是指地质部和石油部。

谈话间,李四光看到少奇、朱德、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演出大厅,但他正与毛泽东热烈地交谈,连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朝阳沟》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坐在自己身边,并不时地微微侧过身轻声与李四光交谈。当然,谈的依然是地质问题。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请李四光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那天戏演的是什么内容,李四光几乎一点儿也没记住,他只是专注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话。从中南海出来,李四光没有回家,他要司机直接将汽车开回地质部,并且立即派人请来了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将主席的重要指示告诉了他。